

漢魏叢書

子餘

論衡

卷八

漢

王充

著

第七十三冊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
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
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
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

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
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
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
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褻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
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
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
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
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
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
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
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
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
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
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
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自刳其腹盡出
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
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
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

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漣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寸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
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
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

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
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
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
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
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
也言巧工爲母作水車馬水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
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
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
者必失實者矣不古不今不美不惡不卑不賤不富不貴不榮不辱不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
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
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
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千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

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
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
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
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
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
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向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別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
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
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
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
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
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
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
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
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冒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
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
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
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
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破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
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搥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

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
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
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
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
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母佚
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

一有解字

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聖人
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伸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
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